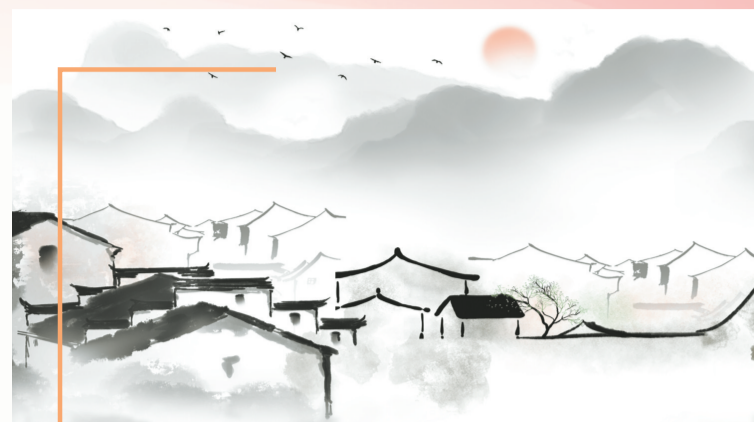


光线

曹林燕

出许多情感和哲思来。
书房朝北是西方人的选择，东方建筑多考虑在北处安置书房和阳台。所谓坐北朝南，指的既是风水，也是光线和温度。昔日乡间的土墙瓦房很讲究屋檐，因是房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檐高窗明，空气通透，光线也好。檐低局促，看着也不气派。过去某些城市的窄巷多因地理位置或是环境所限，檐牙高低不一，远远望去，深深浅浅，屋里光线也是明暗不同。
文人们若选择将书斋朝南，夏天的时候，难免光线强烈，要想静下心来读书、思考或是创作，就需得调节一下室内光线，阳台或窗子上，常常挂了纱帘或是布帘。直接在强光下作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冬天还好，光线柔和，太阳温暖，人也舒服。当然也有人喜欢书房朝北，优点是夏日无强光，缺点是冬日寒冷，好在现在有了取暖设施，一切倒也无忧。
关于雨天，从前喜欢在屋檐下静坐，一个人望着雨发呆。那时檐下光线阴潮，大雨如泼时，檐子发亮，浮着烟霏。雨倾泻而下，哗哗的声响裹挟着白雨敲击屋瓦的声音，感觉天地迷蒙，音色奇妙。要是雨线清闲，偶尔被那么一阵阵风撩拨一下，歪歪地斜到一边去，顿觉浪漫而凉爽。脑中也会浮现出种种的幻想，思绪随着雨天的幽微光线飘忽，成了一个痴痴的雨色里的人了。
山中一年光线多是幽绿或者枯白。从远处望山脊，永远都是深蓝色，如晴空一般。白云浮动或者烟雾萦绕，脊上光线一直高远。春时灿然，夏日静绿。到了秋季，各色光线交错，只有冬天是纯然的皓白，刺得雪亮，有些沧桑的感觉，却很美。
常常忆起故园的麦田来。故园在洋峪川，通往麦田的一条大道被杨树林的绿荫遮掩着。人走在树荫下，迎面刮过来的风息都是绿色的。白杨树上长满的疤痕，像一些人的眼睛，又像一些动物的嘴巴，在银灰色的树皮上张开着。偌大的麦田里，金黄色的穗子聚集在浪里翻滚着，头上光线火辣，高空在正午时分，没有一块行云。
太阳实在毒。麦田里有人顶着草帽子，像一个个菌朵。他们在田间干活，脚步持重缓慢。麦田里除了他们，便只留着大片的寂静。蝴蝶和不知名的虫儿在草茎丛中热闹着，那里有野花儿绣着田边。汗水在农夫的脸上滚落如豆珠，浸着他们脖颈上的每一道深痕。他们在麦浪中伏动着肩部，弯腰的时候，汗水流到嘴里，有一种咸咸的盐巴味。他们抓着日影，抱着成熟的麦捆

在田间拥着走，像笨拙的老牛。他们伏下身子跪在地上捆扎麦子的样子，像极了某种艰难的小爬虫。整个田野在夏日交织的光线里窒息着，麦田的尽头也是火辣辣的炙热。
到了傍晚，阳光会钝了些。西边天空慢慢上了云霞，他们黧黑的脸庞便被云霞映红了，连身上土灰的衣服也被映红了。他们喉间常常发出曲折的咳嗽声，像有什么东西卡在那里，也许是芒刺，或者是痰。
晚上，月亮隐进云团里，一会儿又钻出来。河滩上唱起了蛙鸣，地垄间串起了虫鸣，萤火虫开始在野外闪闪明灭。星星在天边闪烁，麦地影影绰绰，路边的杨树林也影影绰绰，风经过每片树叶的时候，发出冷冷的喇鸣声。麦草在大场上堆得高涨起来，麦子在月光下静溢着，他们被白天的疲惫拖至梦境中，鼾声如雷……夜色倾斜，在村庄的屋顶上洒满银光。半夜，月亮亮进云山，云层如烟云飘浮。
第二日拂晓，土墙瓦屋的纸窗渐渐发白，又一天的劬劳在洋峪川的大地上开始了……
多年以后，我在麦子成熟的季节出发了，那是金色记忆的开端。我在那片天地广阔的光线里，嗅到了浓郁的麦香味。



商州村名，妙趣横生。走城关街道，进四皓社区，名人街洒满晨光，迎宾路和平安路。窑头登张坡，东街东关东店子，一片杏桃园；郭村穿南街，西街西关商中路，付村望西苑。
大赵峪后起之秀，卢河洞都郁葱葱。龙山两条河，梁铺三大村，刘塬观桃园，王巷早成街。
驱车进陈塬，游仙娥湖，心旷神怡；穿梭过王塬，奔蟒龙峪，气势磅礴。到西新一游，邵洞有水潺潺；去上河观景，凤山一枝独秀。
南望刘湾，蜿蜒似龙；丹南水流贺咀头，李塬却在秦丹中；南秦古有名，侯塬高车岭，周磨元明，皆显仁和。南去小龙峪，美景十五里，红旗迎风飘飘，此村名曰中心。
有水江流奔东去，商州重镇沙河子。镇在村，村建镇，柴湾泛起红光。拉林子、李堡子、柿园子、石窑子、麻岭子、五子登科；林家沟、桐木沟、石门沟、杜家沟、四沟进宝。看山寺旁王山村，王山底边任家后，走进团结村，缈缈望钟锋，洛旗河缓缓，长川村漫漫，更有南村舒杨挺而拔，张村烟亩比天高。
月下听故事，平明去夜村。镇为古镇，村却新村，何塬杨塬皆在塬上，唐塬于塬即在路旁。游峪前，居然有村将军腿？高桥边，谁人取名张嘴头？张刘二姓，自成一村；刘一刘二，并列成名。洞底深深，成就董家窑；庙坪缓缓，方有流岭槽。两水寺旁，流过一条西沟河；何家塬上，竟有一道青棉沟！陈巷相依吕家洞，代街不见李河滩，甘河源于白草岭，乐园相望白杨店。唯有唐寨子，古寨留遗风，古今多少事，尽在口前传。
天下五峰山，矗立北宽坪。蟒岭绿道，穿小宽坪而去；红色小镇，给宽坪村添力。沿张河而上，广东坪可谓层峦叠嶂；随郭湾而去，韩子坪方是秀水青山。君不见农兴正在振兴，刘院奋力前行。于家家家家都忙，忙出一片新天地；全村人人脉更旺，旺得幸福遍山来！
出宽坪峰回路转，杨峪河已在眼前。今日下赵塬，平地高楼起，赵塬全新面貌，谢塬换了旧颜。站立柏梁山头，房湾银明，辨次第比；进杨峪，过堰口，隔河而望；南城子，北城子，遥相呼应。吴庄金鸡鸣三声，建华曹湾抖三抖。又有任村张底，满山翠绿，西院民主，携手庙坪。
远处有声，随风传来，方知金陵寺古刹钟声；驱车蜿蜒，登熊耳山，州城全景尽在眼底。半山看见石灰窑，亦有西窑在眼前。远处有崔坪，隔山上竹园。白云深处，遥望郃庄，樵烟炊烟袅袅，铁沟弯弯曲曲，刘河白墙青瓦，杨口房店相连。
进山观景，黑山为最。名曰黑山，实则是绿到了极处。山有川，东川、西川加樊川；地亦平，张湾、张坪、药玉坪。二峪河流水千年，白庙子传说久远。
闫村一镇，原本小山村，大道两条，立改旧面貌，沙河湾直通闫村，华良沟山高，磨沟村林深，唯安武山里集镇。上官村上面有官，上官坊坊中无酒，山中世界，尽在南宽坪。
说到杨斜，路是弯的，人是直的。月亮湾，黄柏岔，闻名就知景；金龙河，砚池河，听声就见水。秦华林华，东联西联，传统民风犹在；眼观松云，遥对海棠，哪个不赋诗意？李湾郭湾，遍地良田；水平星火，方兴未艾。金联相邀峪明，同奔振兴之路，如诗如画西秦，装扮更加诱人。
西去而行，麻街快步如风。山水景色湖新，群峰媲美中流。卧佛戴云山，连自愿齐塬；特产马路边，通五星雷风。朝阳起首塬，王河添绿意。
古镇牧护关，文公留诗篇；入商黑龙口，千年有古名。秦关秦茂，皆为秦岭环绕，秦政秦川，尽在山水之间。闲家河红门河，其泉源永不枯竭；大商塬小商塬，其竹园千年茂盛。铁炉子旁秦岭铺，生意兴隆通四海；韩峪川里磨沟庙，财源茂盛达三江。小韩峪快步发展，小有名气；香铺村脱贫致富，大有可为。松沟连胡村，携手向前进。
话说三岔河，七星照灯塔，黄鱼通阎坪，引龙寺引得龙来，杨峪沟飞出凤凰，三星高照，明星升起。
洪公路，一路向北，大荆映入眼帘。走砚川，过石桥，观观音古寺；进西村，翻南山，看石洞之川。经南村进西荆，岭子底宽阔；从李村到沙渠，黄山隔油房。大荆村，街道与集镇交会；新街村，新村与古村相融。乾佑沿河而走，寺坪却在沟中，口前有公路穿过，周岭更蜿蜒进村。清明山下，果园盛名相符，孟村村边，森森已是名企，更有西峪，林茂沟深，直通瀛源。
大荆相邻，腰市古镇，周村山川紧相连，江山声名满天下。寇村双双楼，融为一体；黄川沿高速，自成体系。泉村本有泉，紫峪并无峪。解村杜村，地沃林茂，屈村北郭村，连接难分。上集郭子仅之后裔；北街把庙湾之大门。双庙子京夫故里，马角村景色诱人。葡萄岭下李坪，泉村河沿庙前，兴胜风生水起，药花飘香，更有中乡郭村，果累累。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岔口铺铺已不在，桃岔河河还长流。连湾上河湾，湾湾相连，李河潘河村，河河相通。两岔河，岔开五一；西兴村，兴在七星。魏李遥对李岭，上湾走下湾，岭底穿隧道，重回商州城。
山水醉人，村更醉人，吾写于此已经醉了，君观于此亦要醉了！嗟夫，商州之美，在于村名就能醉人也！

商州村名

谷去皮

老汪

会会

珠子跟老汪是邻居。老汪今年八十有八，是一位已过米寿的老人，珠子应该称其汪伯伯或汪老师，因为退休之前，老汪曾是位体育老师。一个多月以前，老汪家接二连三出事——老汪住院，他的老伴突然离世。
出院后，老汪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被小女婿用轮椅推着，听说是患了老年痴呆，看着坐在轮椅上语无伦次、思绪混乱的老汪，珠子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描述。原以为老汪往后余生在轮椅上度过，心里难免替他难过。出院后的第三周，老汪竟奇迹般脱离轮椅，腿脚恢复到从前那般的罗圈腿状态，但走起路来左摇右摆得愈发厉害。
虽是一墙之隔，但是珠子并不知晓老汪家前阵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而引发重大变故。他猜想汪伯伯住院前，可能老两口又大干了一仗，惹得双方都怒火中烧，受刺激后一个住院，另一个就这么匆匆地走了。
老汪老两口吵了整整一辈子了。因为厌倦了老伴总是唧唧喳喳，老汪常

常拎一只折叠凳，一摇一摆走到家属院大门外坐着，一坐就是一晌子。夏天静坐在那里，可被视作是乘凉，然而冷得跟猴啃似的冬天，他也坐在那里，显然是在躲避老伴的唠叨。老汪就那样每天把头抬得高高的，迎来送走一个又一个从门前街上走过的行人。
最近一两年，老汪养成爱读书的习惯。他的“阵地”从家属院大门外移到家属楼二楼楼梯拐角处，他在那里放置了一把底轮可滑动的靠背儿椅子，很古旧，那把并不起眼的椅子，陪伴老汪度过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绝大部分时间。
珠子上班常常早起，每天六点多他总会去楼梯拐角处遇到比他起得更早且已开始读书的汪伯伯。老汪比珠子的父亲大四岁，珠子的父亲七八年前已去世，所以珠子每次见到老汪，总是倍感亲切，他打心底里敬佩老汪勤奋好学的那股子劲儿。
疫情期间，珠子把他自己读过的几本小说送给老汪。有一次，老汪竟然绘声绘色地把自己读的故事给珠子分

享。“你说这奇不奇怪，忆秦娥竟然会和那个二流子结婚！”“哈哈，生活中总有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因为忙碌，珠子随口回了一句，便匆匆回家给妻儿做饭了。只是，他也会在心里嘀咕——嘿，爱情真是很有魔力的玩意，竟然会吊起一位老人的胃口。
十六年前，珠子购置了与老汪家对门的房子。初识老汪时，他对老汪的第一印象是腿脚不便，走起路来左摇右摆，按说年过七旬的老人，早该静养了。可是，那时的老汪还有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外孙子需要照顾。
老汪有一儿两女，小女儿天生身体残疾，走路一瘸一拐，脑子也不灵光，后来嫁到乡里一户人家。老汪的一辈子，活活被小女儿拖累。据说他小女儿才结婚那几年不生，老汪和老伴给抱养了一个女婴，替小女儿两口子养育到四岁大的时候，小女儿却怀了身孕，后来生了个大胖小子。含辛茹苦养育大外孙女和外孙，老汪和老伴吃尽了苦头。
两个孩子都挺争气，外孙女今年已

经读完了大二，听说她还多才多艺，年年都能拿到奖学金。老汪的外孙已读高二，从读小学起，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
生养体魄健全的女儿，是为父母最大的幸运，然后再把身体和智力俱佳的孩子培养成人，往往是一件令人称颂的事情。可是，像老汪这样能为身体和神志天生不好的闺女撑起一片晴空的人，更加令人佩服！
在哪里付出，就在哪里收获！老汪的小女婿现在天天跟随老汪的脚步，不离其左右，精心陪伴、守候着患老年痴呆的老丈人。
珠子后来又买了好些新书，他原本打算自己读完，借给老汪慢慢去读。只是，老汪现在已不再读书了，他糊涂了。二楼通往一楼的拐角处的那把椅子一直还静静地卧在原地，一动不动。
时光的脚步不会停留，自从老汪的老伴离开后，珠子再也没有听到老汪的大女儿站在门外叩门，大声喊“娘，娘，开门！”的呼唤声。家属院里，每日下午，前后院那几位退休老人们披弄麻将的声音依旧，树上夏蝉“吱吱”的鸣叫惹人厌烦。下楼时，珠子碰到了老汪，他被小女婿搀扶着，在楼下的阴凉处来回走动，见到珠子，小女婿点头一笑，老汪表情木然。
“估计是他已经忘记我了！”珠子暗想。随即释然，忘掉一切艰辛与烦恼，也是一种幸福！

一路欢欣

黄 鹏

“五一”假期后的周末，恰逢立夏节气。蒙蒙细雨、绵绵湿润，丝丝惠风、清新甜蜜。驿路两旁鲜花艳丽，芬芳馥郁、清香扑鼻。
周末愉快的心情，正如这渭域的和风细雨，惬意且酣畅淋漓。向往着乘坐一次西安直达商洛的绿巨人复兴号城际列车回家，享受这一路的风景和欢欣。穿越大都市，走进大秦岭，回归山水园林美丽鹤城的醉人旅程。
从大雁塔乘坐地铁到小寨再到火车站用时20分钟，无缝对接买票进站。上车10多分钟，绿巨人快车风驰电掣。道路两旁的一抹抹风景，被拉成了一幅幅播放的巨幅水彩油画。一声声汽笛回响在秦川大地，秦岭的青山绿水炫耀般地映入眼帘。从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到纵横沟壑的渭河谷地，从渭河谷地到桐川深处，一树树苹果用花朵和笑脸排队迎接远方宾客的光临……雾气蒸腾，水汽氤氲，列车奔驰，气象万千。祖国美好的山河让我目不暇接，列车飞驰穿梭的速度使我心潮澎湃。一个小时左右的行进，穿山越岭到了秦岭的怀抱。水声不闻从天降，鸟鸣未听

眼前绕。山间自有凌云木，莽莽苍苍风雨中。秦岭中的雨下得隆重热烈，我猜想那是迎接绿巨人快车流下的激动的眼泪吧！
列车上，邻座的俊男靓女，操着不同的口音，有的窃窃私语，有的欢声笑语，喜庆中，大家都陶醉在了这美丽曼妙的风景之中！邻座的小妹妹是甘肃学子，到商洛学院幼教专业读书，谈起能坐上这绿巨人复兴号是打心底里快活！“出站就是学校！”她高兴地说。
到商洛北站下车，映入眼帘的是“天然氧吧”“深呼吸之城”“22℃商洛·中国康养之都”欢迎您的巨幅广告语，在烟雨朦胧中鲜红的颜色格外醒目！从车站北塬望下来，被新车站的建筑和构图所吸引。气势宏伟，视野开阔，站台高筑，玉柱雕砌，花树满眼，人潮涌动，一派繁华的现代化城市景象。市民们像看稀奇一样，来到车站广场，参观留影，络绎不绝。
绿巨人复兴号的开通使我们回家和出行多了一个选择。道路宽，人心宽，前途广，这是感受诗与远方的一种美好体验。大美天地，大美商洛。



商洛山

(总第2448期)

刊头摄影 田亚鹏